

定對著書信先揖拜，然後再派人送出。

父親生病，先生在旁親自侍奉湯藥，不論白天、夜晚都和衣而睡，不寬解衣帶，盡心侍奉。平常走路也都靜悄悄，不敢出聲，以免吵擾到生病的父親。如此經過一年，他的鬢髮都變白了。等到父親過世後，他哀慟身毀的情形已超越了一般的禮儀，埋葬了父親後，他就在墓旁搭一房舍守墓，早晚都在父親墳前焚香祭拜哭泣。

國君和父母親都是一樣的，君王有詔書下達，做臣子的必定下跪接受詔書，跪地拜讀；父母親有家書寄達，為人子的不如此做，是對雙親不恭敬。涇野先生獨獨能依循禮節，如此去做，這是涇野先生所以為涇野先生的原因，也是人子所應效法的。

費文憲公

相國費文憲公事奉父親非常恭謹，中了狀元以後，仍然在父親身旁奔走忙碌，操勞服務，父親沒有命令他坐，他就不敢坐。他任翰林學士時，和關中某公同事，且兩人還是同榜中舉的。有一天兩人下棋各爭勝利，文憲公開玩笑似地在某公面頰上打一下，某公心中雖不高興，然而絕不表現在言語上，只是

從此以後，就慢慢和他疏遠罷了。文憲公爲此很懊悔，每日到他家門外，長跪在地，請求某公原諒他的罪過，但某公始終不願出來見他。

後來，不知道哪個人把這事告訴文憲公的父親，他的父親知道後非常生氣，親自把一竹板封好，派人從自己家中發送到京師給他，命令他自己鞭打自己，文憲公於是拿著父親責罰的書信和竹板，登上某公的大堂，自己鞭打自己三次，某公才出來，抱著他的頭哭泣。文憲公說：「這過錯實在是發生在我身上，你爲什麼哭泣呢？」某公說：「你還有父親來督導責求，我想求父親來督導責備我，卻已不可得，我因此而傷心哭泣啊！」從此，他們兩人又像過去一樣歡喜地相處在一起。

我曾經讀到史冊上記載：有人身居顯要的地位，年歲已過中年，卻很敬畏地接受母親的杖罰。杖罰完畢，整理好衣冠，再恭敬地拜謝母親的教導。這樣的情形，我曾在書上看到，但不曾見過有像費公這樣的人，在隔了數千里遠的地方接到父親的書信後，仍敬畏地遵從父親的命令，恭謹地接受杖罰的，只這一件事，就可知道費公的品德了。某公說：「費公還有父親督促責備，我想求得一個能督促責備我的人都不能得到。」這話讓人聽了多麼傷痛啊！中孚每看到此，沒有不哭泣終日的。

唉！如何能使父親從九泉之下重生，而使不孝子^{中孚}能蒙受父親的教誡管束，享有被督促責備的幸福呢？

王心齋

王心齋先生本來是泰州地區的鹽戶，他的父親因為擔任戶役，所以要早起赴任所上班。有一天，父親正急著汲取冷水來洗臉時，先生看見了，心痛地說：「我做人家兒子的，竟然讓父親受這樣的遭遇，那還要這個兒子做什麼呢？」於是他就請求由他自己來代替父親擔任戶役的工作。從此，他對父親早晚請安問候時，就更加恭謹。他曾著有《孝弟箴》其中提到：事奉父母，恭敬兄長，本來就有一定的法則，對他們務必要求表達最崇高的敬愛。愛之深，一定會呈現出和顏悅色；敬之切，一定能歡愉地陪侍在側。

心齋先生的父親健在，所以，他才能事奉父親，而且晨昏定省，這是先生最幸福的地方。

陳雲遠

陳雲遠事奉雙親非常周到體貼。有一天，因為父母的要求繁雜瑣碎，他不知不覺中就面帶忿怒的臉色，但沒多久，他就自己懺悔地說：什麼叫愉悅的